



边看边聊

有一段时间,手机上不断给我推送有关“老司机”的资讯,这事起始于自领驾照20多年来,保持0扣分纪录被打破的那一天,“大数据”知道我的憋屈。

去学校接送小孩,必定走的是那条万航渡路。过了新闻路,前面是万航渡路和武宁南路Y形岔道,而左转的仅一根车道。车过路口,因为前车排队,常常落在斑马线上,有时借道开上去一些,路上划的是虚线,待前面绿灯亮起,再回到左转弯道,如此行车多年,从来都很顺利。不料有一天,突然收到“上海交警”的短信,说我在路口,驾驶的车“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了‘缓慢行驶时,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、穿插等候车辆’的违法行为……”

虚线变道,不很正常吗?询问朋友,查询网络。网上有一篇《这三种情况,老司机都未必知道》的帖子,其中之一说了虚线变道,我才明白:虚线虽不禁止变道,但是相邻车道的车在排队等候,或缓慢行驶时,是禁止变道的。那么以往车行此地,怎么没被察觉呢?朋友告诉我,前面的Y形岔道口,新近安装了监控探头,探头捕捉到了我的失误,发送给我一段处罚的信息。

事情过去了,但“大数据”仍然不断推送,警钟长鸣。其实老司机也有新的问题,比如那一次,刚上车开了没多久,后视镜里,紧随的一辆车开始闪亮大光灯。道路并不拥挤,我前面是一辆四吨小卡车,我不打算超越,但后面车灯不停地闪动。我虽为老司机,但开车仅为上下班代步,退休后则接送小孩去幼儿园、学校,鲜有开长途的时候。行车途中,还没遇过如此频频的车灯催促。我有些恼怒,但还是靠右减速,等着后面的车辆上来,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?片刻车尾的车驶近了,和我并行时,他摇下车窗,指了指我的车门。我这才发现,我的车门没关好,随着车身的颠簸在轻轻开合晃动。待我关好车门,那辆蓝色的马自达6已经行驶到我前面。

误读灯语,我不会辨别提醒类的灯光。但在那次行车后,迫不及待地上网,自我补上了常用的灯语知识,比如闪三下大灯,代表善意的提醒,马自达6使用的就是这种灯的语言,可惜我读不懂,车灯频闪,感到烦躁。我知道,接下来的几天,“大数据”又要不依不饶地给我上课了,而且是有关灯语的全解读。

说来也很凑巧,前些日子的一个下午,南北高架路况不错,我接上放学的小孩,车速快了点,近徐家汇路口,突然发现左前方一辆车亮灯要变道,虽然有段距离,但看到后面有车紧跟,立即想起有个灯语是:后车跟车太近,间断式亮刹车灯。活学活用,便踩一下刹车,以示提醒。但这一脚似踩在地雷弦上,后面那辆栗棕色奔驰车被引爆了,几番欲冲到车头前,避了几次后,下了匝道,奔驰终于冲入我的车道,两辆车碰撞在一起。事前得知,后车当时跟得太紧,险些追尾,便误以为前车突然亮起的刹车灯,是一种故意、一种戏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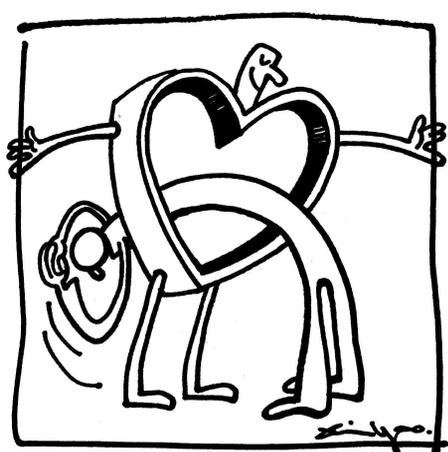
撤离靠边,交警看了行车记录仪,明显是一起简单的人为事故。开奔驰的年轻人衣着鲜亮,公司白领无疑,他也不再辩解,承担全责,没想到到汽修厂检查后,我的车左侧大光灯被撞坏,重新换一个进口的,花费1.8万元,这是由误读灯语而付出不菲的代价。我告诉他,有空去网上查询一下。“大数据”知道奔驰的手机后,会海人不倦地推送这方面知识,想必奔驰今后也会是灯语精通者。

过,我们要再见的,可你爽约了,实在让人无法释怀!天妒英才啊!多希望这是老天爷开的一个大玩笑。

辛洪涛,在我们的心里,其实你依然风度翩翩地站在那里微笑着……

行车路上「大数据」

肖振华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能够接受道歉的人,通常都比道歉者有更大的心胸。

往南,就是一座露天木船厂,几条等待修葺一新的旧渔船,沿马路边横搁着,尤其显眼。前头,紧挨着就是简陋的年糕作坊,门缝里溢出的股股蒸汽,被人头攒动驱散。年糕的甜香四处飘散,也时不时钻进船工的鼻子,诱惑着他们肚子里的馋虫。

趁人不备,一名小船工从我身边像泥鳅一样溜了进去,消失在蒸汽里。不一会儿,又胆大妄为变身偷腥的野猫,摇摇晃晃,嘴里叼着一大根年糕逃了出来。滚烫的年糕,用两只手轮流交替甩着降温,边吹气边吃,一脸覆足的喜悦。

老板系着围兜追出来,用舟山话骂骂咧咧,转脸又笑嘻嘻无奈地摇摇头。一边年糕不停从机器声里吐出,条状被截成段,过冷水,齐刷刷被晾在竹排上冒着热气;一边两人配合在石钵里手工揉打,一人持柄挥打,一人将碓翻捣,等糕花成了韧性糕团,才大功告成。老板顺手从烟雾缭绕的蒸汽里,捞出一块年糕给我尝。仿佛一块羊脂白玉,温润且无比柔软,黏连着牙齿和嘴唇的意外质感,让人顿感,这才是丰衣足食的一年。

你,依然微笑着

徐怡华

人缘。那个秋日之后的六七年,我们保持着微信联系,逢年过节彼此问候。我知道,退休后的你仍然还一直忙于工作。去年夏季,你告诉我,你当外公了,言语间充满喜悦。总想着什么时候约你再见面,聊聊你所发挥的“余热”,聊聊你这个外公的天伦之乐。然而,完全没有想到,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,如今永远不能实现了!今年元旦,依旧给你发去新年问候,哪知这是一个永远收不到回音的单程问候!后来才听说,2020年体检时你被发现已恶疾缠身,冬至再度入院后,便撒手人寰……你竟然不辞而别,突然消失在茫茫星空!你曾经说

尽管,上海至舟山直线仅有百多公里,可是绕开岛屿、暗礁、风浪阻隔,也要130海里,相当于沪宁高速往南京走一遭。但是,航海地图上片指甲长短的距离,就是漫无边际,往昔乘船也要整整一夜。

年少,过年回舟山,每次赶到十六铺码头坐船时,早已人山人海,颇费周折。抢船票、备年货、挤公交,驮着大包小包犹如脱一层皮,最后还要

蹲在密不透风的五等下舱,全凭一股韧劲。安顿停当,母亲气喘吁吁递过一块烧饼充饥,芝麻喷香,饼又酥又圆,圆得极像我脑子里整整画了一年,期许阖家团聚的那个美好憧憬。

行李中死沉沉的就是肉类,猪肉和鸡肉冻成块,方便携带,但又硬又重像一摞冰石头,还冒寒气,旅行袋里都用棉衣棉絮裹着。数三九的季节,这袋

曾经有一次,我想跟一位同事开个玩笑,它在一篇短小的项目汇报中用到一个词(或一句成语):“……当然了,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,如果换成我,我也会这样的,所谓‘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耶!’”“哈哈!”我笑了起来,“果然不出我所料。”“怎么了?我写错了什么?”“这里不能用‘酣睡’,而应用‘鼾睡’。在自己睡觉的床边,不但敢于呼呼熟睡,而且放声打呼,太放肆了。”我说,“我看见有一个人也是这么写的,所以我今天特意在留心呢。果不其然,你也是这么写的。不过我不认为你们是不知而写错,而是拼音选字时认错了键。”“你料得这么准?”“巧合,巧合。”

对大多数人来讲,睡觉时打鼾往往是在进入深睡(熟睡)的时候,这时呼吸道放松,呼吸空气就会导致软腭和小舌像蝴蝶的翅膀那样“翩翩起舞”和“扑扑震动”。打鼾严重的人甚至会发出极端的噪声——可达到90分贝,这么高的分贝数,会让身边的人觉得自己置身于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。很多打呼者好像知道自己在打呼,所以隔一段时间会醒来,但有的人好像在害怕自己是否会得“呼吸暂停”(窒息)症似的自然醒来。

有意思的是,有打呼习惯的人(通常认为男性中占60%,女性中占40%)是听不见自己打呼声的。然而同床者会在一定时间内叫醒那位打呼者(也是出于安全起见),可是对方却会很不高兴地问:“干嘛叫醒我?”“你在打呼。”睡眠学家认为,打呼者之所以自己听不见自己的打呼声,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养成的一种“习惯效应”,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,人的大脑已经学会了,当人在睡觉时,能自动区分“重要的”和“不重要的”声音;也就是说,大脑能区别“有危险的”和“无危险的”声音。大脑的这一功能在人类进化史上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,人类的敌人很有可能利用睡眠时刻来接近并采取不利行动,我们应感谢进化使大脑能及时感觉到具有潜在危险的声音。(唐·彦谦《宿田家》诗曰:“停车息茅店,安寝正鼾睡。”)这位诗人睡得极熟,而且会打呼。酣睡和鼾睡,“同音不同意”,差就差在:两者尽管都在“熟睡”,但“酣睡者”不一定是个“打鼾者”。

更多的烘焙爱好者者在诞生。诸多微信朋友圈深度潜水的“民间分析师”们,察言观色并综合各种数据得出结论:疫情,使居家的人们爱上烘焙。为此“某宝”上,高中低筋面粉、酵母泡打粉及各种烘焙辅料,均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,是为佐证。

开始学习烘焙,是前年秋天的事了,与十几个朋友建了一个微信的烘焙群,约定每月一次去培训学校学做糕点。几次活动,刚学了点基础皮毛,眼见着慢慢地渐入佳境,谁知疫情来了,于是只好改为“网上切磋”。但凡谁谁做了款面包、谁谁做了构思奇特的点心,都会拿来晒晒,在啧啧称赞声中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详细的制作配

“过年肉”竟然让母亲打出一头大汗。

以前,猪肉在舟山是稀罕物,集市除了鱼虾还是鱼虾,难得犄角旮旯摆着几块猪肉,风吹得干不拉几,无人问津,价钱还贵得令人咋舌。活杀鸡鸭也少见,酱烧熟食摊位倒摆了两个。所以,在上海连续

仿佛一块羊脂白玉

紫鹰

几个早晨,天不亮,嬢嬢就来跟母亲搭伙,赶早去肉铺排队了。

每次见一堆包裹,我就撇着嘴嘟嘟囔囔,说是心疼母亲劳累一片孝心,其实是自己想偷懒的一付私心……实在不像话,母亲就一瞪眼反问:“到时候吧唧吧唧吃肉的到底是谁?”一语撞倒墙,我脸红耳赤答不上话。

北方吃水饺,上海吃馄饨,这是过年不变的习

俗,都指望上好的猪肉登台唱戏。可是舟山的猪肉真的不香,不说有膻气,仿佛还夹杂空气里都飘着的鱼腥味。我嘴刁,最美味的鲜肉大馄饨,来得不得半点马虎,三瘦两肥“上五花”,乱刀剁成糜,佐料拌匀,只见一团粉色喜气,已经开始散发出诱人的肉香。

舟山人不习惯吃馄饨,过年连馄饨皮都没地方买,母亲就自己动手擀面。父亲定制过一根三尺多长的擀面杖,总是冷落在墙角,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八仙桌有玻璃,撒上面粉便是绝佳的案板。擀面用的是巧力,把一坨横竖揉捏上劲的面团,再慢慢延展成薄如钱唇的一大张面皮,谈何容易。

接着,拿杯盖扣圆形,为饺子皮;拿直尺划方块,为馄饨皮。一张面皮自成一圆,却成了南北一家亲的意外。

上海裹馄饨,宁波包汤圆,舟山人似乎更青睐揉年糕。虽然,宁波话与舟山话同源,但宁波话就像芝麻汤圆,绵密甜糯。舟山话更爽快硬气,底气十足,犹如年糕,看似十头牛拉不回来的执拗,实则内心无比柔软。

擀完面皮,太阳快往西去,母亲急吼吼提着一袋糯米出门,边走边示意我跟上说:“打年糕要晚了!”上海早已绝迹的“打年糕”,舟山说“揉年糕”,其实是一回事。

多少年不写信了,为了写给你的第一封信,我握起了笔。但是,你能读到吗?

说起来,我们这辈子的接触并不多。那天你约我在来福士广场某餐厅相聚,而在此之前,我们已约莫四十年未曾相见,也没互通信息。可那个秋日,在人头济济,几乎满座的餐厅里,却彼此一眼认出,丝毫没有陌生感。就是在这么交谈中得知,你的职场后期去杜邦,在管理岗位兢兢业业,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。还知道如果不是恢复高考那年你借调在外参加培训,也会与我们一起参加高考,去上大学。四十年前,我们都是共青团干部,因为工作关系,常有联系。也许是我所在的

茶瑞士卷”“苹果派”也并非遥不可及。真是越挫越勇,越战越强,只半年时间,已然学会了十款中西点心的制作,待到去年初秋培训活动重启之时,连老师瞧我的眼神都满是赞许了:沉着、自如,一看就是熟手!

烘焙之乐

李珏

前些日子,四大闺蜜在辉家里聚会,我做了款简单又好味的“细沙糯米卷”,带去给大家做下午茶点心,获得了一致的厚爱,说颜值高的、味道好的、用料精的都有。三只烘焙菜鸟决定集体学做,立马下单入手各色原材料,约好了某日某

七夕会

甜食,提出可以试试肉松蛋黄酱做馅……至于我这个“始作俑者”,除了边感叹边默默地做笔记,大气不敢出,怕“老师”的“半瓶子”晃荡声露了怯。遥想当年,“职场成功女性”莲是不屑于做家务的,事无巨细样样操心的辉也常常以太忙为借口,芬则一直说自己手笨。这会子,一俟入了烘焙门,只觉得趣味无穷了,更何况闺蜜们齐行动,把烘焙这个本该属于“家务”范畴的苦差事,演绎成了一桩好玩又可乐的事情,由此斩钉截铁且大张旗鼓地表示要学烘焙了,私下里再加一句:这下,聚会的由头更加理直气壮啦!

夜深了

叶子

夜深了
你已在梦里
同窗连理,自然成果
不需要人造痕迹
也少花前痴迷
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
我们以平淡换来安逸
人生这么美丽
去好奇,去发现,
灵魂需要独立
美丽不敌油盐柴米
深悟德薄祚浅
彼此才是彼此的皈依
没有你,我向谁哭泣
找不到我,你也会着急
握住彼此的手
在世界的一隅



夜光杯